

《纽约时报》《纽约客》《时代》《华尔街日报》年度好书

RACHEL KUSHNER

THE FLAMETHROWERS

喷火器

〔美〕蕾切尔·库什纳 著

侍中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ACHEL KUSHNER
THE FLAMETHROWERS

喷火器

〔美〕蕾切尔·库什纳 著 侍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1502

FLAMETHROWERS

Copyright © 2013 by Rachel Kushner.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usan Golomb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喷火器/(美)库什纳著;侍中译.—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1647-8

I. ①喷… II. ①库… ②侍…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5983 号

责任编辑:朱卫净 潘爱娟

特约策划:彭 伦

装帧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647-8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使之燃烧

谨以此书献给辛西娅·米切尔，
和安娜，无论她在或不在

目录

- 一 他用（手中的）摩托车前大灯杀了他 1
- 二 美国精神 3
- 三 他走了如此漫长的路，方抵达激烈的暴力瞬间—— 30
- 四 空包弹 41
- 五 瓦莱拉之死 69
- 六 春风秋雨 77
- 七 小女奴 100
- 八 光 106
- 九 这是牛奶 120
- 十 面孔 129
- 十一 我们的方式 177
- 十二 希尔斯模特范儿 187
- 十三 树叶的颤抖 203
- 十四 暴力的规则 208
- 十五 罗马的游行 251
- 十六 “妓女和孩子” 277
- 十七 随心而动：罗尼·方丹的生活 324
- 十八 绿门背后 325
- 十九 罗马建城的那一天，是四月二十一日。 336
- 二十 她的速度 355

致谢 363

他用（手中的）摩托车前大灯杀了他

瓦莱拉掉队了，落在分遣队的后面。他埋头剪着另一个车手的灯线。那个摩托车手科佩尔蒂尼已经死了。瓦莱拉没有丝毫的悲痛，匪夷所思，科佩尔蒂尼不但是他的战友，而且早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他们尚未志愿加入摩托营的时候，他们就在白色的霓虹灯下，沿着科尔索大道结伴奔驰了。

他在科尔索大道有轨电车的道口摔倒时，取笑他的也是科佩尔蒂尼，雾蒙蒙的夜晚，那个道口太湿滑了。

科佩尔蒂尼认为自己的车技更好，但正是科佩尔蒂尼自己，在茂密的树林里开得太急，结果一头猛撞在大树上。他的摩托车撞毁了，不过前大灯有根灯丝还没断，幽暗的灯光照着一块泥土和几簇枯草。科佩尔蒂尼的车子型号和瓦莱拉的不一样，不过用的灯泡正好一样。瓦莱拉想留一只备用。有个备件会很方便的。

隐隐约约，他听见喷火器的嘶嘶声，炮弹爆裂的凌乱回声。在深谷的另一侧，伊松佐河附近，战役仍在进行。这边却是一片静谧荒凉，清风徐徐，林叶扑扑簌簌，清响无绝。

他支起摩托车，把卡尔卡诺步枪捆在后货架上，然后去卸前大灯。他想把大灯从卡槽中拧出来。纹丝不动。他正使劲扯着大灯的绳索时，白杨树林后面闪出一个男子，冲他飞奔过来，一看就是个德国兵，穿着绿黄相间的军服，没戴头盔，像个被送到战场的橄榄球运动员。

瓦莱拉一把扯下黄铜灯罩，扑向德国兵。德国兵倒下了。瓦莱拉

跌倒在他身后。德国兵爬起来抢前大灯，前大灯的尺寸形状都和橄榄球相似，灯上拖着一束截断的线缆，仿佛是一丛截断的视神经。瓦莱拉又抢回了前大灯。他两次用踢地滚球的办法，把前大灯踢出去，每次又都被德国兵抢到手了。瓦莱拉把他扑倒在地，用膝盖抵住他的脸，掰开他的手指。反正犯规也无所谓，在这片静悄悄的林子里既没有处罚也没人给你亮红牌。他的连队已经在几英里的前方了，这个德国兵不知怎的落单了，在白杨树林里转昏了头。

德国兵又爬了起来，准备用肩膀顶他。

瓦莱拉用前大灯砸得他脑浆四溢。

美国精神

我走到阴凉处，解开下巴颏上的头盔带。汗水沿着我的锁骨往下淌，一滴一滴，流到我背上，皮革赛车服里的尼龙内衣也沁得浸湿，淋漓的汗水顺着大腿直流。我摘下头盔，脱下沉甸甸的皮夹克，把它们搁在地上，拉开了骑行裤的通风拉链。

我伫立良久，看着云层缓缓飘移，巨大而蓬松的云层底部平整如镜，像在平底锅里融化一般。

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在公路上飞驰时，有些事情——诸如风对云的影响——只得忽略不计了。我不在赶路，也不在赶时间。速度不一定关乎时间。那天，骑着瓦莱拉摩托朝里诺以东行驶的时候，我关注的是越过地图上的内华达——当我穿越现实中的内华达时，地图就粘在油箱上。从里诺向东行驶，路线了然于胸。妓院、破败的院落、吐着浓烟的发电厂、宛如翻花绳游戏的弹簧和线圈，还有围栏。偶尔一见的货运列车，处在夏季浅水期的蜿蜒的特拉基河、铁路线以及伴我一路到芬利的河流——到了芬利它们就一路向北了。

从彼处开始，大地失去了色彩和特征，鼠尾草丛生的灰尘，一成不变的公路。我开始提速。我的速度愈快，就愈能感觉到自己和地图的联系。地图显示离开芬利五十六英里后，我会抵达洛夫洛克。离开芬利五十六英里后，我果真抵达了洛夫洛克。我从地图的一点移到另一点。温尼马卡。瓦尔米。卡林。埃尔科。韦尔斯。¹我心里一阵崇

1 该段提到的芬利 (Fernley)、洛夫洛克 (Lovelock)、温尼马卡 (Winnemucca)、瓦尔米 (Valmy)、卡林 (Carlin)、埃尔科 (Elko) 和韦尔斯 (Wells) 均为美国内华达州地名。

高的使命感——尽管我只是坐在载货汽车停车场的大棚下，汗水滚下脸颊，一阵燥热的无名风吹去了轻薄内衣上的水分。五分钟。只消再磨蹭五分钟，标示在地图上的地方就会逼近。

公路对面的广告牌上写着“舍费尔。当你不止有一个时。”广告牌支架离地很高，底下是一丛漆树，一只蓝知更鸟落在漆树枝条上。鸟儿仿佛在柔软的枝条上冲浪，它的羽毛是纯净的蓝色，就像是在工厂喷上的颜料。我想到了帕特·尼克松¹，她明亮的黑眼睛以及被浆洗和珠饰弄得很挺括的黑色礼服。头发染成威士忌酒的颜色，发型拢成纹丝不动的波浪形。鸟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倏忽而逝的鸣啭，在正午听上去很孤寂，即刻淹没在绵延不绝的轮式灌溉喷水器当中了。帕特·尼克松来自内华达州，和我以及这只俏丽的州鸟一样。它在天空的映衬下显得出奇的蓝。帕特是出入美容院的高人，变节了，摇身一变成了第一夫人。现在我们可能要换成罗莎琳·卡特²了，她的嗓音莹澈，一张友善直率的大脸，慈悲之相可掬。还是帕特能打动我。很难让人去爱的人是个挑战，而挑战本身又使人很容易去爱他们。你身不由己地要去爱他们。那些表面很亲善的人并不是真的需要爱。

我付费加了油。其间，游戏室不断传出玩视频游戏的声音，是种唤作夜行司机的游戏。他们坐在低矮的座舱里，座舱是玻璃纤维模塑的，光明锃亮；他们指关节苍白，狂打方向盘，竭力避让道路两侧护栏上的反光镜；他们避让灾祸时，玻璃纤维座舱不停地左摇右摆，吱嘎作响；当撞车着火了，则骂声四起，他们愤怒地用手掌拍打方向盘。路过的几个载货汽车停车场，都是这种情形。开车开累了，司机们就这样来消遣一下。后来我和罗尼·方丹说到这些事。原以为罗尼会觉得非常有趣，结果他连笑都没笑一下。他说：“嗯哼，是吧。这和自由有关。”我说：“怎么讲？”他说：“没人需要自由。”

我的舅舅博比以运垃圾为生，弥留之际，人躺在病床上，脚还一

1 帕特·尼克松 (Pat Nixon, 1912—1993)，前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夫人。

2 罗莎琳·卡特 (Rosalynn Carter, 1927—)，前美国总统杰米·卡特的夫人。

抽一抽地踩离合。他的躯体顽固地操作着自卸式卡车，一会儿离合，一会儿换挡，躺在有轮病床上，驶向死亡。“他以身殉职了。”他的两个儿子麻木地说。博比为人狭隘自私，他们没法对他有感情。每个周日，斯科特和安迪都得给博比的卡车上油。现在他死了，周日他们就自由了，能给自己的卡车上油了。博比是我妈妈的兄弟。我们几个是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的。妈妈上夜班，他也就是我们唯一的家长了。开完自卸垃圾车后，他就光着身子看电视，实在让人想不通；他指挥我们给他拧旋钮换频道，都懒得动一动。他自己是一大份牛排，只给我们方便面吃。有时，他会带我们去赌场，然后把我们丢在停车场玩火箭瓶，要不就是在 80 号洲际公路上和其他车玩胆小鬼游戏，坐在后排的我、斯科特和安迪都吓得蒙上双眼。我生活的家庭鲁莽粗野，没多少人情味。桑德罗有时会以指指责我。他佯装我是专门来折磨他的人，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摆出一副很受伤的样子，实际上我才是受害者。什么都得听桑德罗的。他比我大十四岁，是个成功的艺术家，穿上工作装和带钢圈护趾的皮靴，看上去很俊朗，身材颇长；虽然博比、斯科特和安迪也是这副行头，可是它们穿在桑德罗的身上，效果大不相同：他有家族遗产，却又能使用射钉枪和钻床。金钱没有让他变得虚弱无能，他穿衣打扮像个工人，有时甚至像个流浪汉，可是穿上那些衣服仍然很优雅。任何场合他都恬然自得，不会顾虑自己是否不上台面（顾虑本身就说明一个人不是圈里人）。

桑德罗在翻建库房的写字桌上方挂了一幅照片。相片里他手里擎着上了膛的霰弹猎枪坐在沙发上，旁边的莫顿·费尔德曼戴着厚厚的眼镜，桑德罗看起来冷静超然，上扬的枪筒像半边长长的字母 X，斜跨整个照片。虽然这是一张黑白相片，但是你能看出桑德罗的眼睛是淡蓝色的，像狼的眼睛，这让他看上去相当的冷酷和狡诈。这张照片拍摄于莱茵贝克，他的朋友格洛丽亚和斯坦利·卡斯特莱在那儿有地产。桑德罗获准可在他们的地产上使用枪支，他搜罗了各式手枪和步枪，有些枪产自他的家族企业，不过后来他家就不做枪械生意了。桑德罗最喜爱霰弹猎枪，他曾经说过，如果非得杀人不可，霰弹猎枪是

最好不过的选择。他就是这种风格，用他略带口音的英语（已经听不出多少意大利语口音了）简洁明了地表明，如果非得杀个人，他是做得到的。

这招对女人很灵验。她们根本无视我的存在，直接就和他热络起来。就像那个画廊经纪人海伦·海伦贝格，她是个冷艳的希腊美女，穿着打扮永远停留在一九六二年的风格，一袭黑色的直筒连衣裙，头发向上缩起。我们是在斯普林街遇见她的，当时我正要动身去里诺取此趟旅行用的瓦莱拉摩托。海伦·海伦贝格说她非常迫切地要去桑德罗的工作室，她的衣裙紧绷绷的，手里抓着一个很大的皮夹，像拿了一只工具箱似的。她难道要乞求不成？她抓着他的肩膀，那架势像是如果桑德罗不答应就休想走。和桑德罗合作的是埃尔文·弗雷姆画廊。海伦·海伦贝格想偷偷把他弄到自己的画廊。为了岔开话题，桑德罗就开始介绍起我来，不是作为他的女友，而是作为“刚刚毕业的年轻艺术家”——那意思是说，我，你就别指望了；不过呢，你可以考虑考虑这么一个人。这么一来，她就只得先支开我，然后再施压让他承诺造访工作室一事。

“艺术学位……是哪儿的？”她问我。

“UNR。”我说。我知道她肯定不熟悉内华达大学的首字母缩写。

“她受大地艺术的影响，”桑德罗说，“她的思想很了不得。她制作了一部关于里诺的漂亮的片子。”

海伦·海伦贝格代理了最知名的大地艺术家们，他们全是根基深厚、如日中天的大牌。桑德罗这么把我和我的作品拖进来让我感觉很别扭。我还没准备好要和海伦·海伦贝格打交道，他这样标榜我，让我觉得他在羞辱我，当然他并不一定是存心的。他多半该能意识到这一点——他如此推荐我去取代他，一定是满足了他什么嗜好。

“哦。你刚才说是从……”她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礼貌，仅仅是为了不冒犯他。

“内华达州。”我说。

“那好，现在你真的可以学习艺术了。”她对他笑了笑，仿佛和他

订了秘不示人的私约一般。“你要是和桑德罗·瓦莱拉在一起。他可是绝好的导师了，对于刚从……爱达荷州来的人？”

“里诺，”桑德罗说，“她要去那儿完成一件作品。她要在盐滩上横画一条线。那将是伟大的一笔。一定精妙绝伦。关于线条和绘画，她可谓是独具只眼。”

他想揽着我的腰，但是我让开了。我知道这个漂亮女人会怎么看我了，据罗尼·方丹的说法，和她签约的花名册上的艺术家，有半数和她睡过，他自己就在那个花名册上：我什么都不是，她要给桑德罗当代理，在实现这个企划的进程上，我无非是个小小的麻烦而已。

“那么，你是要去西部喽？”我们分开时，她问道。随后她又饶有兴致地询问了一些旅行的细节，不过她那些兴趣多半是装出来的。过了许久，我才又回想到这一幕，心中琢磨了一番。你要离开纽约？里诺，爱达荷。某个遥远的地方。

我拾掇行李的时候，桑德罗摆出一副我一去不回的模样，仿佛我把他丢入了孤寂而枯索的生活，只得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了。海伦·海伦贝格强买强卖地和他约好见面了，他一双眸子溜溜转。

“当你在盐滩风驰电掣的时候，我未曾谋面的竞争对手们像傻子一样冲你流口水的时候，”他说道，“我就在这儿等着喂秃鹫吧。你就是有这本领，你能勾魂。你会放电，青春四射的电流。”

当你不止有一个时。我坐在载货汽车停车场，面对着那个广告牌，心里天真地想，我青春四射的电流尚可应付裕如。

海伦·海伦贝格旗下的大地艺术家包含最著名的罗伯特·史密斯森¹，他是三年前过世的。当时我还在内华达大学读书。我是在报纸的讣告上、而不是从我们的艺术系获悉他和他的杰作螺旋形防波堤的。我们系既褊狭又保守（的确如海伦嘲讽的那样，我受益于桑德罗，远远胜过这间艺术学校）。负责螺旋形防波堤施工的工头曾经介绍过在湿地上搞这项工程的种种艰辛，一些非常昂贵的设备几乎都报废了。

1 罗伯特·史密斯森（Robert Smithson，1938—1973），美国著名大地艺术家，以雕塑和景观摄影知名。

他是在拿工人和前端装载机冒险，他很后悔揽下这个工程，后来那个艺术家在犹他州夏季的沙漠上现身了，一百一十八华氏度的高温，这家伙穿着一条黑色的皮裤子。据传，史密森曾声称，污染和工业也可以是美丽的，由于修建了铁路新线和油水井疏浚等缘故，他才为项目选定了大盐湖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淡水供应已经被人为切断，因此这里的盐含量非常高，除了红藻之外，绝无其他生命迹象。我渴望即刻看到这位穿皮裤的纽约艺术家的杰作，他多少描绘出我所熟悉的那个炉渣堆密布的西部世界，还那么兴味盎然。我来了，越过内华达北部，南下越过犹他州州界。我望着湖水，水面泛着奇特的白色泡沫，一波波地漾着。这些白色的漂浮物酷似积雪，但浮动时像肥皂沫，颤悠悠，轻飘飘。湖畔长着刺刺楞楞的沙漠植物，上面附着一层冰冷的盐霜。螺旋形防波堤没入了水里，不过透过水面还依稀可见。它使用的玄武岩和盐湖的堤岸是一样的，只是重新排列了形状。最好的创意经常很简单，有时甚至是显而易见，只不过旁人从来不曾注意到而已。我望着湖水和远方的湖岸，浩瀚的空旷盆地，巉岩，高悬的日头，一片阒静。我要到纽约去。

真是一个讽刺，因为一个艺术家得从纽约跑到西部才能实现自己特别的西部梦。我自己就是从西部来的——就是被艺术家浪漫化的人们头戴安全帽开垃圾车的西部。可是海伦·海伦贝格为什么要假装混淆爱达荷州和内华达州呢？一个人必须先搬到纽约然后才能成为西部的艺术家，这虽是讽刺，却是事实。如果我的志向真是如此。桑德罗就大声地说开了：“她受大地艺术的影响。”可是这么一来，他也不经意地表明他正和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在一起，而她没有显赫的门第或成就。唯有他说的话。

我小时候在内华达的山谷滑雪，感觉就像是在大山的表面作画，画出一道优雅而舒展的线条。我告诉桑德罗，我就是那样开始绘画的，五六岁的小女孩用滑雪的方式。等后来绘画化作了习惯，成为存在的方式或者打发时间的办法时，我更是常常想到滑雪。我开始参加障碍滑雪和大回转滑雪比赛时，俨然在追寻已经画就的线条。滑雪最

基本的技术性挑战就是以领先的时间完成比赛，而这只需守住画线，稳稳地穿过旗门，不着痕迹即可，因为你越用力踏金属边缘的雪橇，就会留下越大的楔痕，速度也就降下来了。你不可在身后掠起雪花。要不着痕迹。雪橇要尽量平面触地。如果雪地松软，旗门周围会留下很深的辙道，一定要滑高些，做一个又高又美的弧线避开它们，切不可猛然转弯，雪橇不能抖动，我就这样一路滑到终点。

我对桑德罗说过，滑雪比赛就是用时间作画。终于有了一个愿意聆听的人了：我热爱两件事，一是绘画，一是速度。滑雪时，我就可以合二为一了。为了赢而画。

和桑德罗开始约会的第一个冬天，我们去了莱茵贝克镇斯坦利·卡斯特莱的地方过圣诞。有天晚上下起了漫天大雪。第二天清晨，我借了一副越野雪橇，在结冰的池塘上滑雪，我在池塘的表面留下了X形状的轨迹，然后把它拍了下来。“非常好，”桑德罗说道，“你的X。”可是我对那个轨迹并不满意。太多的人为痕迹，每隔十英尺，滑雪杆就留下一串单调乏味的印痕。越野滑雪就像是跑步，也像行走，像是沉思又像在做有氧运动。如果是反常的速度、留下干净的滑痕就更好了。我问卡斯特莱能否借用一下他的卡车。在结冰的池塘旁边，我们开着车在雪地上兜圈子。我按照斯科特和安迪曾教我的那样打着方向盘，车轮打滑时，桑德罗就在旁边吃吃地笑。我在草坡上压出了又大又圆的车辙，再拍下来。可这只是在州北部快活一下而已。我认为艺术出自沉思的孤独。我觉得艺术应该包含冒险，某种真正的冒险。

在载重汽车停车场的五分钟快要结束了。我重新拢了拢头发，头发被风吹得纠缠在一起，头盔也把头发压得皱巴巴的，弄得很古怪。

司机们这会儿正争论着卡车的颜色。一辆紫红色的铰链式卡车熠熠发光，看上去就像是一排排半成品里的一根葡萄棒冰。他们像投选票一样，把一罐可乐抛入格栅中，冰块被砸得噼噼啪啪四散开。这些人哄笑着散开了。内华达构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是一种色泽，一

种光亮，一种死寂。可是我这次回来就不一样了。我已经离开了。现在回来，不是因为我被困在这里。我是来做些什么的。做完之后，立马回纽约。

有个卡车司机走过时对我说：“那是你的？”

一开始，我以为他指那辆卡车。可是他冲着瓦莱拉摩托扬了扬下巴。

那一刻，我还以为他指的是卡车。但是他把他的下巴朝向瓦莱拉摩托。

我一边拢辫子一边说是的。

他友好地笑了笑。“要让我说。”

我也冲他笑了笑。

“你要是装在运尸袋里被人抬下公路，该不会有多体面。”

所有运输牲畜的车辆必须过磅。我经过了地磅站，轻快地越过三挡进入四挡挡位，时速提到每小时七十英里。能看见巍峨群山峭削的山峰了，经年累月的积雪透过沙漠的薄雾略呈棕色，很像连裤袜的颜色。时速开到八十了。该不会有多体面。人们喜爱死亡。我还在安全时速中，还是四挡，我在等待。

在我前方的右车道，有一个银色的东西，尾部还闪着光。我松开了油门，不过没有退挡。一挨近我就认出来了，熟悉的灰狗长途汽车，尾部圆滚滚的。塑造性格，我母亲以前总爱这么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她就一个人乘坐巴士——那时我还没有出生——这件事从来没有一个解释，也不像是正经八百的事情。一个年轻女人，坐着巴士飘来飘去，还在加油站的卫生间擦着冷水洗洗脸。我的脑海掠过一帧帧连续的镜头，光线凌乱，对比强烈的黑白照片，被电话线意外绞死的绝望女人；或是一个人揣着钱，戴着一副硕大的太阳镜，独自在阴沉沉的海滩自饮自斟。妈妈的生活远远没有这么迷人。她是个电话接线员，如果她的过去有什么黑色因素的话，那就是她粗粝的身世了——一个女人，贫穷，孤寂。如果是电影，仅这一点就足以引入错

综复杂的剧情。但事实上，这些仅仅吸引了我爸爸。我三岁那年，他走了。家里人都说走了省心，说博比舅舅给我做爸爸比他更好。灰狗长途车越来越近了，我正准备超车时，发现长途车的窗户装了钢丝网而且被涂成黑色。排气管突突地冒着黑烟，下方的防护板已经松动了，车的侧面写着“内华达教养所”。一所移动监狱，里边的人都看不见外面。也许能看见外面会更糟糕。小时候，我有次骑着自行车在县城监狱周围转悠，看到一个男人透过窗口的铁栅怔怔地町着我。当时飘着毛毛细雨。我停下车，仰着头看他，一头油腻的金发，软塌塌的，脸看上去很小。几乎看不见雨丝。他的胳膊伸出铁栅。我猜他是在用手试雨。他冲着我竖了中指。

“留得自由在不怕没柴烧。”苏荷区鲁迪酒吧的洗手间墙上写着这句话，桑德罗和罗尼喜欢在这儿喝酒。整个夏天，这句话就留在洗面盆上方齐眼高的地方。没有人反驳也没人涂抹。你伸手到水龙头下的时候，就这么一句直白的号召。

我超过大巴，进到五挡，飙到九十英里，黑色速度表盘里的橘色指针稳稳地指着这个数字。我将身子缩到小小的整流罩后面。我到里诺接车时，在商家第一眼看到摩托时，就爱上了它的整流罩。鸭绿色的金属壳，冷藏箱的颜色。一部崭新的至尊运动版 650cc。实际上它是七七年——明年才有的型号。太新潮了，整个美国就我这一辆。我从没见过这种颜色的瓦莱拉摩托。上大学时我有过一辆六六年版的，是白色的。

从十四岁起，我就开始骑摩托。起初只在我家后面的树林里骑，斯科特和安迪各有一辆雅马哈 DT 型号的摩托车，是我们的第一辆轻型摩托。学会骑摩托前，我坐在表兄们的越野摩托后面。这两辆车是他们定制的街车，没有乘员的脚蹬，我岔开双腿，这样就不会被排气管烫伤了。两辆车既没有前大灯也没有牌照，都不能上路。不过斯科特和安迪带着我跑遍了里诺，除了家门口，因为妈妈严禁我骑表兄们的摩托。我坚持学会了前轮腾空和飞越，并且学会了信任。我不是